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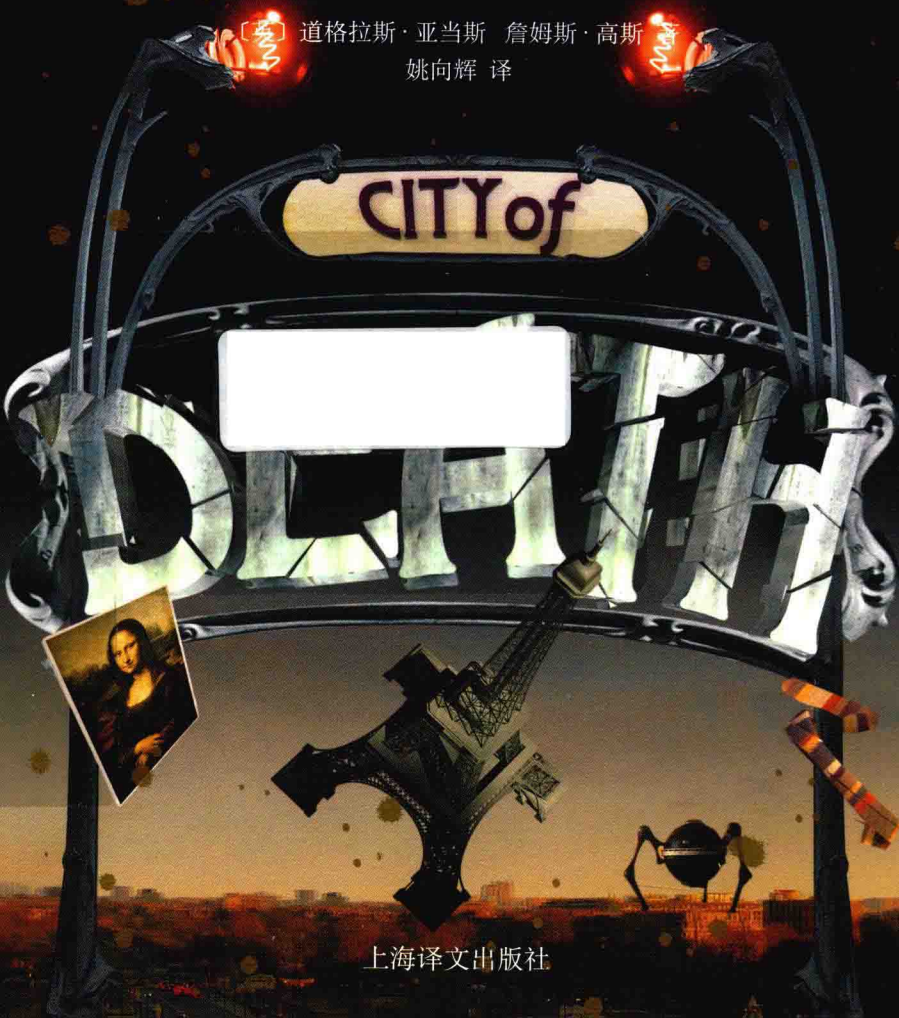
DOCTOR WHO

Doctor Who: City of Death

神秘博士：死亡之城

[英] 道格拉斯·亚当斯 詹姆斯·高斯

姚向辉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DOCTOR WHO

Doctor Who: City of Death

神秘博士：死亡之城

[英] 道格拉斯·亚当斯 詹姆斯·高斯 著 姚向辉 译

City of
DEATH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秘博士:死亡之城/(英)道格拉斯·亚当斯(Douglas Adams),
詹姆斯·高斯(James Goss)著;姚向辉译. — 上海:上海译文
出版社,2017.3
ISBN 978-7-5327-7388-6

I. ①神… II. ①道… ②詹… ③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6902号

Doctor Who: City of Death

by DOUGLAS ADAMS AND JAMES GOSS

Original script copyright © Completely Unexpected Productions Ltd
and David Fisher 2015

The novelization copyright © James Goss 2015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9-2015-346号

神秘博士:死亡之城

[英]道格拉斯·亚当斯 詹姆斯·高斯 著 姚向辉 译
责任编辑/张吉人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43,000

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-5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7388-6/1·4504

定价:58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。T:0513-83349365

目 录

第一部

- 第一章 条条大路通巴黎 / 003
- 第二章 多美啊，你说呢？ / 021
- 第三章 一幅画，像是…… / 035
- 第四章 那位女士面前 / 046
- 第五章 混合双打 / 059

第二部

- 第六章 巴黎一日间 / 083
- 第七章 深藏地下 / 095
- 第八章 复数的独一无二 / 117
- 第九章 伯爵倒下 / 127

第三部

- 第十章 文艺复兴人 / 147
- 第十一章 瞎折腾 / 163
- 第十二章 往事复现 / 172

第十三章 发明之父 / 180

第十四章 关键证人 / 195

第四部

第十五章 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/ 217

第十六章 是永别，不是再见 / 232

第十七章 巴黎一去不复返 / 246

第十八章 追寻逝去的时光 / 255

第十九章 法兰西没有时空结构上的缺口 / 265

后记 / 269

第一部

“来到巴黎，你的情感会大大增强——比起其他地方，你可能会更快乐，也有可能更不快乐……没有比巴黎人背井离乡更凄惨的生活了。”

——《爱的追求》，南希·米德福德

第一章 条条大路通巴黎

那天是星期二，生活波澜不惊。如果是星期三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斯卡罗斯，最后一个杰加洛斯人，却正要大吃一惊。首先一点，他根本不知道他马上就要成为最后一个杰加洛斯人了。

假如你在仅仅——比方说——二十索奈德(soned)之前问他杰加洛斯人是什么，他只会耸耸肩，说他们是一个热爱战争的凶蛮种族，以及你要是不喜欢，那就应该去见其他人。

大体而言，宇宙间的所有生物都相当凶蛮和热爱战争。你找一个全是哲学家和诗人的种族给我看看，斯卡罗斯这么说，我就给你看看我是怎么吃午饭的。可是呢，说杰加洛斯人毫无建树也是不公平的。他们确实建造了非常漂亮的宇宙飞船，当然这些宇宙飞船不一定非常好用。萨菲罗斯号的优点数不胜数。这是个巨大的三足圆球，能带来无法言喻的威胁感，恰似某些你很不希望在自己床上见到的昆虫。三足设计意味着它能在任何地形着陆。

但讽刺就讽刺在这儿了，因为此刻它无论如何都没法起飞。他们刚在这片荒原着陆，飞船的引擎部件就发生了严重故障。他们在追寻一个拉克诺斯能量信号，一头扎向这颗星球，希望能再获得一次胜利。只要再一次就好。

杰加洛斯人将自己奉献给了杀戮。他们所到之处寸草不留。

没有历史，没有文学，没有雕像。这个种族唯一擅长的就是灭绝生命。

问题在于，其他类型的智慧生命也同样将自己奉献给了这项事业。大家都成就斐然，所以宇宙里还存在的生命已经非常稀少。杰加洛斯人是坚持到最后的种族之一，但只是勉强坚持而已。杰加洛斯人提到他们的恐怖舰队时，指的差不多就是萨菲罗斯号。好吧，实际上也就只有萨菲罗斯号了。

斯卡罗斯，杰加洛斯人唯一的战舰萨菲罗斯号的驾驶员，对此忧心忡忡。漂亮的宇宙飞船，实话说平淡无奇的驱动系统，韵律优美的名字，哦，对了，还有实话说相当不正常的顽强决心。

就在这时，船员的叫喊声从船上各处传来，充满了他的驾驶舱。

“二十索奈德后翘速推进。”有人开始倒数。

“相对地表推进出力设为三。”工程部有人非常想离开这颗岩石星球。

“不行，”斯卡罗斯立刻叫道，“出力设为三太高了。”翘速推进通常用于恒星际飞行，而不是从行星表面起飞，哪怕是一个大气层稀薄、引力很低的死寂行星。有太多因素可能出岔子了。根本没有人试过从行星地表翘速推进。“出力设为三等于自杀。”

可想而知，那些催促他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。

“请下令。”他粗鲁地说。

最后，工程部那个急切的声音再次响起。“斯卡罗斯，必须设为三。只能这样。”

不出意料。杰加洛斯人的最后一个聚集地就处于这种铁腕统治之下。斯卡罗斯挤出挖苦的表情。他只有一只眼睛，周围是许多不停扭摆的绿色触手，所以表情只能在这张脸能够做到的范围

内尽量挖苦了。

斯卡罗斯负责驾驶飞船，他是实际的操作者。假如这一切被载入史册，那么失误会被记在他头上。他知道这是个愚蠢的决定，但话说回来，从演化的角度而言，杰加洛斯人已经做过了数不胜数的愚蠢决定。

“十索奈德后翘速推进。”倒数者提示道。声音里莫非含有一丝绝望？

斯卡罗斯的绿色双手扫过操作终端。假如萨菲罗斯号运转正常，翘速控制系统会给出大量的稳定读数，全都经过仔细校准，用于同步工作。但此刻却不是这样，大多数控制面板要么闪烁着要求软件紧急升级的小灯，要么干脆毫无反应。

斯卡罗斯只能依靠本能和充满驾驶舱的纷乱叫声。其他船员似乎也乐于全都交给他处理。

“给我命令！”他重复道，希望能听见理性的声音。

传来的回答却一肚子厌倦。“斯卡罗斯，杰加洛斯人就全交给你了。没有二级引擎，我们只能使用翘速推进系统。你知道的。它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”

真是谢谢了，斯卡罗斯心想，讥讽的心情让触手微微颤抖。“只有我一个人正对着翘速场！”换句话说，第一个完蛋的也会是我。“我知道其中的危险。”在杰加洛斯人的表达方式中，这是最接近于请对方重新考虑的说法了。一旦杰加洛斯人下定决心，无论多么自寻死路或荒谬可笑，他们都会坚持到底。

就像是要证明他的想法，倒数者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听起来更加坚定和爽朗。不管怎样，马上就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。“三索奈德……二……一，”那个声音说，浑然不知索奈德这个计量单位很快就要成为历史。

斯卡罗斯还想最后挣扎一下。“万一……？”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？万一大气和重力与翘速推进系统发生相互作用，产生什么出乎意料的可怕后果怎么办？首当其冲的就是我啊！

唉，算了。有什么用呢？与杰加洛斯人争辩只有死路一条。
斯卡罗斯按下按钮。

萨菲罗斯号以最大功率推进，从荒原表面庄严地冉冉起飞。在这里多逗留哪怕一秒钟也让船员觉得痛苦不堪。我们明明可以去其他地方，说不定还能抹除整整一个种族，为什么要待在一颗死亡星球上摆弄维修工具呢？兆头很不错。燃料泄露导致的微小波动似乎会自行校正。圆球缓缓升起，钩爪状的三条腿轻快地收拢。圆球在半空中悬浮了一瞬间，闪耀着能量的辉光，华贵而满怀希望。

然后，它炸成了碎片。

斯卡罗斯位于翘速场内，同时感觉到飞船向内坍塌并怪异地从存在中消失。除了到处都疼，一切都不确定。控制舱里依然充满了杰加洛斯人的叫声。

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，意识到他们逼着他按下了按钮。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希望他能为此做点什么。

“帮帮我们，斯卡罗斯！帮帮我们！”他们恳求道。就好像这会儿他还能挽回局面似的。“杰加洛斯人的命运全交给你了！帮帮我们！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！”

尖叫声戛然而止，有那么短暂的一个瞬间，斯卡罗斯在相对寂静中享受着他的痛苦。

我是最后一个杰加洛斯人，他心想。不过也最后不了多久了。

谢天谢地，翘速场终于坍塌。飞船碎片原本被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压得无法动弹，此刻总算找到机会，将熊熊燃烧的自己泼洒向这颗死亡星球的表面。

斯卡罗斯死了。让他吃惊的事情随后发生。

这样就行了，列奥纳多心想。

和绝大多数的天才作品一样，它也来得无声无息。

前一个瞬间还不存在，下一个瞬间它就出现了，不知怎的从装满逼仄书房的故纸堆和摇摇欲坠的模型之间冒了出来。

列奥纳多向后躺进椅子，望着眼前的油画，画笔还握在手里。画笔悬在搁笔架的上方，想放但还没有放下。他望着自己的作品。这样真的就可以了么？还需要添上点什么么？

最后，他终于从油画上挣开视线，望向在角落里打鼾的客人。客人穿着皮靴的双脚架在为马基雅维里设计的水坝模型上。这位客人对画像面部的处理提了几个建议，毫无疑问都是出于善意，列奥纳多忍不住考虑了一小会儿。

但还是不能接受，他心想。他会继续画这幅画的，他当然会继续画的。唉，这是他的老毛病了。无法真正完成任何作品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她的这幅肖像暂时这样就可以了。

他松手让画笔落下，兴奋变成了某种模糊的空虚感，现在该干什么？

他决定今晚应该大醉一场，于是给自己倒了一杯廉价葡萄酒，痛苦地抿了一口。明天应该去买些好酒，但他多半不会真的去买。他望着拱窗外的星空和星空下沉睡的城市，视线在佛罗伦

萨的众广场上逡巡。天晓得广场上的人们会怎么说他，他心想。他知道到了明天，所有人都会议论他最新的画作。有人会说令人失望，有人会说他不该把心思同时放在绘画和发明上。无疑也会有少数几个人说这是重归巅峰的杰作。

哎呀呀，随他们说吧。他反正觉得很顺眼。特别顺眼和一般顺眼的区别而已。

客人在睡梦中翻了个身，列奥纳多又开始琢磨画像的面部。

不。就这样吧。暂时不再改了。

他在椅子上前后晃动，以人类感官允许的范围尽量享受劣酒，沉浸在这幅肖像画之中。给她画像真是好一场混战，虽说他还没有爬到峰顶，他肯定没有白费力气。

谢天谢地，这种折磨他不需要再经历一遍了。

威廉·莎士比亚在槌球场上作弊。他的客人皱起眉头，趁着诗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把他的球朝一个门环推了推。他抬起头。啊哈，算他走运，因为威廉也做了差不多的事情。两人很有礼貌地交换了一个微笑。

“赞助人啊！”莎士比亚叫道，转换话题。

客人点点头，同情地笑了笑。

“这一个非常热情，”诗人说，“昨晚我给他试了试我的新东西。通常能把他们赶走几个星期，但这一个信誓旦旦说他周末会再来找我。说明他还没看够。”他转动槌棒击球，小球欢快地滚过场地，优雅地避开了客人的围巾，那条围巾天晓得为什么铺在地上。小球穿过一个门环，撞上门柱。莎士比亚得意地笑了。

“哎呀，好球。”客人没多少诚意地鼓掌道。

“他很赞赏我也非常喜欢的一小段。”莎士比亚停顿片刻，既

是为了制造戏剧效果，也是因为客人打丢了一个球。“啊哈，好的。”他言不由衷的语气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放弃表演。“‘我若不做那一场噩梦，即便被关在胡桃核里，也可自命为无尽疆土的国王。’^①对，就是这句。他说简直就是写给他的，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剧情如何结尾。哼！谁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噩梦，你说呢？多半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天，可怜的朋友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客人的这个球歪了十万八千里。

关于赞助人究竟做了什么噩梦的念头烟消云散，莎士比亚集中精神去赢得这场比赛。

据说纳粹有多么热爱玩笑就有多么热爱艺术。但好玩的是，纳粹占领巴黎后，却搜罗来了他们能染指的一切艺术品，塞进豪华的酒店套房。更好玩的是，纳粹撤出巴黎时，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带走这些艺术品。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忘记结账。

国防军在深夜装满这列火车。这是离开巴黎的最后一列火车，缓慢地穿过巴黎城东北部的市郊地带，夏日热浪烘烤着没有窗户的闷罐车。自命不凡的美国大兵在列车背后稳步推进。列车前方是德国。

某一节车厢里有个非常年轻的德国士兵，虽说军服大了好几个尺码，但他依然军容严整。哪怕列车刚出奥奈就突然来了个急刹车，他也还是站得纹丝不动。抵抗军炸断铁路，前方的轨道不见了。

年轻的士兵听见枪声和叫喊声，听见脚步声朝他这个车厢而来。他端起枪，静静等待。年轻的士兵列出他的选项：杀出一条

^① 引自《哈姆雷特》。——译者

血路(可能性很小)、自杀(不难)、点燃货物(未免太残忍)。他无法决定，难以采取行动，因此只能继续立正站在那里，听着门闩被拨开，车厢门被拉开。

手电筒的光束落在他纯粹雅利安的英俊面容上。士兵的身体略略绷紧，等待子弹射来，终结他的生命。

但子弹没有射来。

“晚上好，”光束后的声音听起来无比开心，“哎呀，多么整齐啊。”这节车厢全都是油画，光束扫过它们，有些装在板条箱里，其他的靠着墙壁码放。“告诉我，你怎么认为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”那个柔和的声音说，“你觉得这些作品怎么样？”

士兵终于能说话了。“都很美丽。”

“对，是啊，不是吗？”那个男人笑着说，“全都属于我。”音调稍微变了变，像是对酒店搬运工似的对他说：“谢谢你把它们照看得这么好……”停顿。提问。

“赫尔曼，先生。”

他能感觉到男人在点头。“谢谢你把它们照看得这么好，赫尔曼。”

加斯东·帕莱夫斯基少校^①瞪着那座山。山没有爆炸。

也许，只是也许，他们不该给炸弹起名叫贝丽尔。他从来没关心过炸弹的名字。帕莱夫斯基少校烦闷地冷哼一声。

“稍等一下就好，我亲爱的加斯东。”他身旁一位衣着时髦的男人说。他似乎永远心平气和，拥有无穷无尽的耐心。从某些角

① 法国政治家，戴高乐将军的亲密伙伴之一。——译者

度说法国得可怕，从另外一些角度说又不法国得可怕。

少校周围有些人在看表，有些人端着望远镜在张望，有些人点燃香烟，长吁短叹。感觉很像巴黎市区的咖啡馆，但他们都站在撒哈拉沙漠的一片平原上接受炙烤。

“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。”少校嘟囔道。“练习怎么盖橡皮图章吗？”

“啊哈，我认为你知道。”那男人又热乎起来，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。“核能几乎是这个世界已知的最强大的一种力量。”

“几乎？”加斯东挑起一侧眉毛。

“哦，谁知道呢？”他的同伴皱眉道，但笑容仍在原处。“它当然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。在你修建那么多核电站之前，我认为你确实应该亲眼看看核爆炸是什么样子。”

哦，好吧，加斯东从小就喜欢看焰火。哪怕在战争期间，看见炮火齐射映红夜空，他还是很开心。但这次不一样。身旁这个亲切男人让他一瞬间有点不舒服。关于他和他的家人始终有些传闻（真的只是传闻吗？），他们在战争期间通敌？但另一方面，谁家没有这种传闻呢？再说现在毕竟是新法兰西共和国了。也许就用得着这种人。假如帕莱夫斯基的计划能够成功就更是用得着了。少校希望法国能走在核能利用的最前沿，这个男人说服他建造比这个国家目前所需电能更多的核电站。“我们必须考虑未来，加斯东。”他是这么劝加斯东的。

唉，有何不可呢？加斯东心想。能让后人记住我就行。

他再次望向那座山，山终于爆炸了。但没有按照计划那么爆炸。山没有径直炸向天空，一团巨大的火球沿着平原朝他们滚滚而来。强光灼痛他们的眼睛，连少校都忍不住毫无意义地尖叫着向后畏缩。

火球随即消失，比出现时还要突兀，呛人的黑烟取而代之，淹没了他们。

最后，加斯东站起身，注意到那位同伴始终站得笔直，白色亚麻正装粘上了一团团的黑灰。他笑得分外灿烂。

“多么令人难忘的表演啊，相信你肯定同意。”他笑道。

“但……”加斯东一时间说不出话。他咳嗽几声，清除堵住喉头的黑灰。“不该发生这种事的！刚才那样安全吗？”

“哦，百分之百安全。”那位同伴把手帕叠好，插进胸袋。“百分之百。”

加斯东不是在场诸君中唯一死于白血病的人，这颗名叫贝丽的原子弹害死了他们。

海蒂早就发现，父亲绝大多数的客户都无聊得要死。但这个不一样。这位客人已经向她指出了她的一个错误。以前谁也没有做过这种事。

海蒂从小到大一直觉得金钱很无聊，有很多钱的人就更无聊了。他们衣着打扮无聊，谈吐举止无聊，连坏毛病都很无聊。不过她父亲倒是安之若素，因为他执掌全瑞士最顶尖的银行之一，工作要求他把乏味当作有趣。

她小时候觉得这些都无所谓，但现在她逐渐成年，惊恐地意识到他打算让她嫁给这种人。她最大的错误，她现在想到，就是在有机会的时候从来没有反抗过。某时某地她曾经有过最后一个机会。也许是从昂贵的女子精修学校毕业，在空虚的余生展开怀抱之前。她可以跳上准点得让人厌烦的瑞士火车，去除了瑞士外的什么地方。她不会饿肚子的。无论老爸有什么缺点，他都肯定不会让她饿肚子的。